

浅析《绛云楼书目》的若干问题

王红蕾

摘 要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为历代学人与藏书家所重,但从目录学角度考察《绛云楼书目》的学术价值,至今仍付阙如。本文从款目著录、分类部次、款目组织、类目设置等方面,对《绛云楼书目》作深入分析,以期对中国传统目录学研究及钱谦益研究有所裨补。参考文献 10。

关键词 绛云楼书目 著录 分类 款目组织 类目设置

分类号 G256

ABSTRACT *Jiangyunlou Catalogue* by Qian Qianyi has been highly praised by scholars and book collectors of generations, but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search exploring the academic values of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bliography. This paper analyses *Jiangyunlou Catalogue* in depth from the angles of cataloguing, classification, entry organization and category set, and aims to make some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bibliography and the study of Qian Qianyi. 10 refs.

KEY WORDS *Jiangyunlou Catalogue*. Cataloguing. Classification. Entry organization. Category set.

CLASS NUMBER G256

《绛云楼书目》或称《牧斋书目》,是清初藏书家钱谦益的家藏书目。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钱氏一生嗜书成癖,搜讨至勤,“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1]。清顺治七年庚寅(1650),“绛云楼不戒于火,延及半野堂。凡宋元精本、图书玩好,及所裒辑《明史稿》一百卷,论次昭代文集百余卷,悉为煨烬”^[2]。因此之故,清初以来研究绛云楼藏书者,少见钱氏旧藏实物,多重其书目,“虽然,存此亦可以考证古本之存亡,于世不为无补,未可谓虚舟寡用之具”^①,“当时好事者人钞一册,为按图索骥之资”^[3],希望通过浏览书目,探寻钱氏藏书旨趣及其治学路径。据笔者研究统计,海内外公私收藏的钱氏书目,现存钞本 62 种、刻本 5 种。其题名有《牧斋书目》、《绛云楼书目》、《绛云楼藏书目》、《虞山钱牧斋绛云楼书目》、《虞山钱牧斋先生绛云楼书目》、《绛云楼书目附补遗》和《绛云楼书目附静惕堂书目》等不同。其中有不分卷者,有分一卷、二卷、三卷、四

卷、五卷及七十四卷者。加工形式有无批注本和有批注本。版本类型则有钞本和刻本。

《绛云楼书目》传世后,深受历代学者和藏书家关注,如棟亭曹寅、拜经楼吴騫、士礼居黄丕烈、持静斋丁日昌、海源阁杨以增、八千卷楼丁丙、清吟阁瞿世瑛、宜稼堂郁松年、艺风堂缪荃孙、木犀轩李盛铎、观古堂叶德辉、涵芬楼张元济、菱花馆曹大铁等,都曾藏有《绛云楼书目》钞本,并留下大量题跋文字。此类文字,或叙得书经过,或述各本异同,或兴云烟过眼之叹,均为藏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但是,从目录学角度考察《绛云楼书目》者,如张之洞《书目答问》认为《绛云楼书目》“非切要”^[4],严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认为“其学术价值是不高的”^[5]。《绛云楼书目》何以“非切要”,其学术价值何以“不高”,尚缺少深入探讨。

本文拟从著录、分类、款目组织、类目设置等目录学视角,重新审视《绛云楼书目》,以期寻

① 绛云楼书目。不分卷。清舒木鲁明抄本。清程式庄跋。甘肃省图书馆藏。

绎清初私家藏书目录的一般特征,解读钱谦益学术思想与其藏书的关系,辨析文史学者、藏书家及目录学家所编目录,在目录学方法、功用等方面的差异。

一 款目著录随意

款目是书目构成的基本元素,没有款目即不成书目记录。所谓编目其实就是编辑款目,即有序地编辑组织各著录款目,将其合成为书目记录。款目通常包括书名(含卷数)、著者、版本、稽核等项。历代书目对于款目的著录,虽有详略之分,缺乏固定的规则,但仍有约定俗成的惯例。如将著者姓名或字号、衔名冠于书名前而一并加以著录者,多见史志目录。这种著录体例,所强调的先是作者,而后是其所著书名及篇卷。历代官修目录、私撰目录,则多以书名卷数著录在前,而后著录著者、版本及稽核等项,所见《崇文总目》、《馆阁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及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私家藏书目录等,大抵如此。这些古典目录著录的传统与习惯,虽非律令条格,却具有无形的示范性和约束力,并由此而形成中国古籍目录的基本著录规范。

以此检视《绛云楼书目》,其著录则颇不规范,甚至毫无章法可言。以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本《牧斋书目》^①为例,首先是大多条目不著卷数(著录卷数者不足2%),此点不合传统目录的著录习惯。纵览历代古籍官修目录、私撰目录、史志目录,都十分重视篇卷的著录。众所周知,篇卷是中国古籍的构成要素,著录篇卷可使一书的构成单元、卷帙多寡记录在案,使读者观目即知其书的大体规制。古书历经重编翻刻,虽其篇卷会发生差异,但其主体内容不会有太大变化。至于册数,则几乎每次印刷装订都会发生变化,造成各家藏本分册形态不一,因此,以往目录多不加著录。《牧斋书目》不著录卷数却著录册数,或在取便统计与检寻。据《牧斋遗事》载:钱谦益与夫人柳如是“临文或有讨论,柳辄上楼翻阅,虽缥緗盈栋,而某书某卷,随手抽拈,百不失一。”^[6]

钱谦益重视收藏并著录宋刻元刊,这在其生活的时代及当时藏书观念,十分自然。《牧斋书目》著录中凡遇宋元刻本,均标注版刻,成为后人查考其藏书的关注点之一,但其著录体例却不甚一致。如经部“尚书类”前一条著录“元版尚书表注,金履祥,一册”;下一条则著录作“尚书蔡氏集传,元版,邹季友音释,二册”。这种或将“元版”冠于书名之前、或将“元版”记于书名之后的著录方式,显得很不规则。据笔者初步统计,《牧斋书目》中标记“宋版”、“宋刻”、“元版”、“元刻”者,凡一百有四目,如此数量的款目,规范著录,并不困难,可见其著录时对于体例并不经意。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同属宋元刻本,既已分别著录于各类中,又于史部别出“宋版正史”一类,似又依版本类分著录。

不仅宋元版书如此,钱目对钞本书著录也较随意。如“钞本刘宾客集,四”;“毛诗要义,钞,五册”。或将“钞本”著录于书名之前,或简作“钞”字而著录于书名之后,颇为草率。

对于著者的著录,或于姓名前冠朝代,或于姓名前著录籍贯、郡望,或著录谥号,或省略著者姓名,亦十分随意。如“幽明录,宋刘义庆”;“易象图说,元人张理,一册”;“礼记纂言,临川吴文正公,十二册”;“录异记,蜀杜光庭”;“归田录,欧阳文忠公”;“揽辔录,石湖居士”;“林希逸考工记解,一册”;“唐左拾遗陈君文集,钞本,十一卷”;“三礼注疏”等等,毫无规则可言。

对于各书著者的著作方式,著录体例也不统一。如“宋版诗经毛郑笺,三册”、“聂崇义三礼图,宋版,八册”、“宋丞相传,赵顺孙”、“西京杂记”等,或题著作方式,或不题著作方式,亦显得十分随意。

《牧斋书目》作为藏书簿录,对于稽核项的著录,也不严格。如“皇朝献徵录,焦竑辑,一百二十卷”;“宋刻黄太史精华录,任渊选,六”;“集注后山诗,宋版十二卷,新板六册”;“剡源文集,钞本,十册”;“杨诚斋文集,一百三十卷,四十二册”;“本草纲目,四套”等等。或不著录册数,或

① 牧斋书目,不分卷,清顺治十三年胡其毅抄本,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是本胡其毅序云:“丙申春,候先生(钱谦益)于秦淮丁氏阁上,侍坐竟日,多所未闻。并出《绛云楼书目》见示,因请借钞。”今日未见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稿本,此本为现存钞录最早之本。

简记一数字而省略“册”字,或著录卷数、套数而不计册数。纵观全目,《牧斋书目》中超过七成的条目,实无稽核一项。

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稽核各项,是款目著录的基本要素,《绛云楼书目》的著录面貌,即使为简单的藏书簿录,也缺少必要的规范。

二 分类部次混乱

分类是古籍目录编制的重要环节,分类部次是对群书区别异同、聚合梳理的过程。对于著录诸书合理类归,可使书目起到“辨章学术”的作用。《牧斋书目》对于图书分类亦不经意,部次十分混乱。如经部“经总类”,应指经部丛编之书而言,也就是经部丛书。《牧斋书目》经部首列“经总类”,符合传统设类习惯。但观其所收入之书,如本应归入“群经总义”的陆德明《经典释文》,本应归入“易类”的宋刻《周易注疏》、宋刻《周易王弼注》,本应归入“尚书类”的宋刻《尚书正义》、《纂图互注点校尚书》、《尚书白文》,本应归入“诗类”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宋版《诗经毛郑笺》,本应归入“礼类”的宋版《礼记》、宋版《周礼》、《仪礼图》,本应归入“春秋类”的宋版《左传杜注》、宋版巾箱《左传》、宋版《公羊传》、宋版《穀梁传》、宋版《(春秋)张洽集注》,本应归入“孝经类”的《古文孝经》,本应归入“尔雅类”的《尔雅》,本应归入史部“杂史类”的宋刻《内传国语》,竟都归入“经总类”之下。如此分类部次,钱氏或别有用意,还是书目编纂过于草率?不论出于何种原因,经部“经总类”所收书不应如此混杂,古人之多年的分类传统,不应如此轻视。至于《尔雅》、《经典释文》等书,既见于“经总类”,《尔雅》又见于“尔雅类”,《经典释文》又见于“经解类”,这更是《牧斋书目》中屡见不鲜的现象。

钱谦益长于史学,绛云楼藏书精华也以史部著称。《牧斋书目》史部的分类,大体尚整齐,但细究也有若干问题。如将“小说家类”的《穆天子传》、《汉武故事》,文学作品“小说类”的《赵飞燕外传》等,同归于史部所设“史传记类”,与葛洪《神仙传》、沈玠《续仙传》、苏天爵《元臣事略》、杜大珪《宋名臣碑传琬琰集》等同列,实为乖异。又将属于“类书类”的《龙筋凤髓判》归

入“刑法类”,与《至正条格》、《唐律疏义》、《元至正国朝章典》、《庆元条法事类》等正规法令条格之书并列,尤属类例不伦。

《牧斋书目》子部设类更为混乱,如将本属经部“四书类”的《大学衍义》、《大学双标》,本属子部“儒学类”的《性理杂要》、《性理大全》、《性理群书解》、《小学集注》、《小学大全》等,悉归于所设的“道学类”。又如“类书类”中,归入本属史部“政书类”典制之属的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本属史部“纪传类”的南宋郑樵的《通志》等,亦属不伦不类。

《牧斋书目》集部分类尚属整齐,但于集部中增设“金石类”,用来类分通常归入史部的《水经碑录》、《陕西金石文》、赵明诚《金石录》诸书,亦未必妥当。

《牧斋书目》于四部之外,增设有关明代文献的“本朝部”。虽属“因书设类”(绛云楼藏明代文献数量极大),但就分类而言,所收亦多有不妥。如将史部“地理类”总志之属的《大明一统志》、史部“地理类”海防之属的郑若曾《筹海图编》等书,归入“典故类”,亦属任意分合。

三 款目组织无序

款目组织,是指将已完成著录的款目加以有序地组织,从而形成可供检索的有效书目。简而言之,就是将已著录的款目按照一定的规则编排,使书目尽可能展示“考镜源流”的功能。这个环节看似简单,而实际操作,又考验编目者的学识与耐心。

《绛云楼书目》在款目组织方面,也暴露了极大的破绽。仍以经部“经总类”为例,若欲将“石经”排在最前,则应以《汉篆石经》、《陕西石刻十三经》、《宋高宗石经》为序编次,现将《陕西石刻十三经》编排于首,以下接排《五经文字》、《唐玄宗书孝经》,其后又列《宋高宗石经》。《汉篆石经》可能指魏刻《三体石经》,《陕西石刻十三经》应指唐《开成石经》(按《开成石经》原只有十二经,清康熙三年(1664年),陕西巡抚贾汉复及许继业等,集《开成石经》字样,补刻《孟子》7篇上石,共114石,与原《开成石经》合称“十三经”),《宋高宗石经》当指宋高宗赵构《御书石经》。三部石经的刻石有先后,不应随

意编排。

又如“三礼”，向来以《周礼》、《仪礼》、《礼记》为序编排。《周礼》介绍六官，其性质应属职官制度；《仪礼》介绍礼仪制度，性质属国家典章；《礼记》是讨论礼的专篇文章。三者非但成书时间不同，亦有源流之别。《绛云楼书目》不但将元版《礼记注疏》排在宋版《礼记》之前，还将宋版《周礼》及《仪礼图》排在《礼记》之后，顺序颠倒，殊乖体例。此类讹误，俯拾皆是。

钱目史部正史类，《史记》虽位列其首，但接下来却排列《晋书》、《南史》、《旧唐书》、《五代史记》，而将《前汉书》、《后汉书》殿于最后，款目组织，据何原则？不得而知。地志类的《元和郡县图志》修于唐代，《太平寰宇记》修于宋代，所反映的行政区划不尽相同，不论从何角度，《元和郡县图志》均应排在《太平寰宇记》之前，可此目两者竟是前后颠倒。

子部“道学类”，朱子之书分散各处，首列《朱子语录》、《文公家礼》，接列《伊洛渊源》、《读书记》、《象山语录》、《性理杂要》，再见《近思录》，而后隔了七种书又见《朱子成书》，又隔三种书则见《朱文公百古图小学注解》，再隔十七种书后又见《朱文公经济文衡》。这样的款目组织方法，就朱子著述的系统性而言，则是割裂得七零八落。

集部通常首列楚辞，然后是汉魏六朝别集。钱目首列“六朝文集”，却在诗总集、文总集后列“骚赋”。在“六朝文集”之下，首列的却是《董仲舒集》、《蔡中郎集》，莫非将董仲舒、蔡邕也视作六朝人？“唐诗”类之下罗列大量诗别集，后又立“初唐十二家”、“盛唐十家”、“中唐二十七家”、“晚唐四十二家”之目。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四 类目设置乖异

类目设置形成图书分类体系及其序列，从而反映一代学术著述之发展。自《隋书·经籍志》确立四部分类法，沿至明末清初，公私藏书目录的类目设置，迄未超越此范围。

《绛云楼书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后增“本朝部”，专门著录明代史部文献。其类目依次为：经部，下设经总类、易类、尚书类、诗类、礼

类、乐类、春秋类、孝经类、论语类、孟子、大学、中庸、小学、尔雅类、经解、纬类，凡十六类；史部，下设正史类、史编年类、杂史、史传记、故事职官类、刑法类、谱牒类、史学类、书目类、地志，凡十类；子部，下设子类、子总类、子儒家、道学类、子名家、子法家、子墨家、子杂家、纵横家、子农家、子兵家、子释家、释经、子道家、小说、子杂艺术、子杂家类、谱录类、天文类、历算类、地理类、星命类、卜筮类、相法类、壬遁类、道藏类、神仙家、天主教、杂道家、医书类、类书、伪书类，凡三十二类；集部，下设六朝文集、六朝诗集、唐人文集、李杜、韩柳、唐诗、诗总集、宋、南宋、金、元、僧、国初、文总集、骚赋、金石、书画、论策、奏议、文说类、诗话，凡二十一类；本朝部，下设本朝制书类、实录类、国纪类、传记类、典故类、小说类，凡六类，合计八十五类。

《绛云楼书目》类目设置大胆，但不尽得合理。如子部首设“子类”，归入之书有《道德经》、《庄子口义》、《庄子郭象注》、《庄子释文》、《荀扬二子》、《荀子》、《扬子法言》、《文中子》、《管子》、《八家注孙子》、《公孙龙子》等，各书何以归为同类，令人莫名所以。以上诸书，有道家，有儒家，有法家，又有兵家，更有后世归入杂家的《公孙龙子》。为何设置“子类”，用意难明。“子类”之后，又设“子总类”，所归入之书，除《五子书》、《十二子书》、《先秦诸子合编》为子书丛刻，可归入“子总类”外，其余《素履子》、《龙门子》、《老子翼》、《庄子翼》、《鹿门子》、《管韩二子》诸书，不应归入“子总类”。“子总类”之后，又平行设置子儒家、道学类、子名家、子法家、子墨家、子杂家、纵横家、子农家、子兵家、子释家、释经、子道家、小说家诸类。循名责实，殊乖体例，类归无序，前后重出。

《绛云楼书目》为钱谦益私家藏书之簿录，随藏随录，随录随编，著录简略，体例不严，本来不难理解。但面貌如此混乱，个中原委，耐人寻味，前贤对此，曾多有分析。学人罗炳绵云：“《绛云楼书目》即使系草率编成，这些错误很多也是不当有的。牧斋精于赏鉴版本，对目录却肤浅如此，确实有点使人出乎意表之外。”^[7]前贤曾分析其原因。清代目录学家姚振宗云：“又子部列两‘杂家’，未喻其故。考其所载，似前之杂家为儒墨名法不名一类者而设，后之杂家为事物品目纤

琐不伦者而设也。然亦何至于重复耶?疑钞者有所衍误。”^①学者黄永年认为:“绛云楼的兴建是在明崇祯十六年冬,其时钱氏已六十二岁,精力就衰,柳如是也未必愿意做簿录藏书的琐屑工作,这项工作势必诿诸童仆,自然做得更杂乱。”^[8]依笔者浅见,上列诸家所言仅是就钱目所推想其实。钱目所呈现的正是中国传统目录学于明末清初呈现的普遍特征。此一时期,私家藏书目大量涌现,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钱曾《也是园藏书目》和《述古堂藏书目》、徐乾学《传世楼书目》、季沧苇《季沧苇藏书目》、毛晋《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等等,各家所编书目,后人从目录学角度分析,多有指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千顷堂书目》,于经部“既以‘四书’为一类,又以《论语》、《孟子》各为一类,又以说《大学》、《中庸》者入于《三礼类》中,盖欲略存古例,用意颇深。然明人所说《大学》、《中庸》皆为‘四书’而解,非为《礼记》而解。即《论语》、《孟子》亦因‘四书’而说,非若古人之别为一经,专门授受,其分合殊为不当。《乐经》虽亡,而不置此门,则律吕诸书无所附,其删除亦未允也。”^[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述古堂藏书目》云:“所列门类,琐碎冗杂,全不师古。其分隶诸书,尤舛谬颠倒,不可名状,较《读书敏求记》更无条理。”^{[9]2261}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批评《传世楼书目》:“繁琐最甚。”^[10]严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批评《季沧苇藏书目》:“著录图书约千种,编排次序很乖谬。”^{[5]38}以上现象表明,藏书家所编书目,重在反映各家藏书的品种及数量,而对于目录学家在著录、分类、类目设置、款目组织诸方面的要求,尚缺少统一体例、自觉遵循的意识。《绛云楼书目》所呈现出的种种不足,又反映了前代藏书家乃至学者所编的书目,与现代古籍目录学研究与实践者,在书目著录、分类、类目设置、款目组织诸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书目编纂活动具有实践性与规范性的特征,书目编纂发展至今天,对于著录规范的要求日益严格,对于前人书目体制的分析,目的仍在于加强对今人编目实践的指导。

从明清之际传统目录学发展的学术背景着眼,可以发现,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学科界限历

来不明确,如史学外延边界模糊,各学科相互纠缠纠结。文史学者治书目文献者,如果缺乏对目录学的充分体认,即无从了解书目编纂的特殊性。传统目录学发展至当代,也面临着种种问题,如“目录学史之目录”与“目录学之目录”,其研究的取向、关注的角度、深入的层面,亦不尽相同。前者注重从理论、逻辑层面上演绎目录学发展史,后者则注重从款目著录、分类及组织等方面,完成对于历史文献的准确揭示。两者紧密结合,方可切实推进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研究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曹溶. 绛云楼书目题词. 钱谦益撰. 陈景云注. 绛云楼书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 钱谦益著. 钱曾笺注. 钱仲联标校. 钱牧斋全集. 第八册. 钱牧斋先生年谱[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943.
- [3] 叶德辉. 郎园读书志. 卷四. 海王村古籍书目题跋丛刊[M]. 第五册(影印一九二八年长沙叶启发等上海澹园铅印本). 北京:中国书店,2008:265.
- [4] 张之洞著. 范希曾补正. 书目答问补正[M]. 扬州:广陵书社,2007:105.
- [5] 严佐之. 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4.
- [6] □□撰. 牧斋遗事. 丛书集成续编[M]. 第三十七册. 上海:上海书店. 1994:735.
- [7] 罗炳隆. 清初钱毛藏书家与学风考[J]. 新亚书院学术年刊六卷,1964. 9:342.
- [8] 黄永年. 影印清顺治抄原本《绛云楼书目》缘起[G]//林夕主编. 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第十二册(影印黄永年藏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89.
- [9] [清]纪昀总纂.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2224.
- [10] 郑鹤声. 中国史部目录学[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141.

王红蕾 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通讯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邮编:100081。

(收稿日期:2010-06-04)

① 牧斋书目. 五卷. 清姚振宗抄本. 姚振宗跋.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